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精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目录

0 导读…… 003
1 童年…… 006
2 失业…… 011
3 不安的年代…… 016
4 习武…… 023
5 造反…… 028
6 冬妮娅…… 032
7 反抗…… 040
8 水兵朋友…… 045
9 铁窗内外…… 052
10 意外获释…… 056
11 再见吧，故乡…… 061
12 谢辽沙…… 066
13 前线的故事……073
14 故乡的悲剧……079
15 负伤……082
16 决裂……086
17 聚散匆匆……089
18 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092
19 镇压叛乱……100
20 岗位就在这里……105
21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112
22 各走各的道……117

23 生命的意义……123
24 在平凡的日子里……128
25 边境风云……135
26 到红旗下集合……141
27 重逢……144
28 疗养院……148
29 丘查姆一家……151
30 重铸生命……155
31 生命的凯歌……161

导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是前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恶劣条件下，以坚强的毅力，花费三年时间创作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小说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子弟成长为无产阶级英雄的事迹以及苏联老一辈布尔什维克为革命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崇高精神，不知激励、鼓舞了多少代年青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保尔·柯察金是苏联第一代共青团员，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作者通过对保尔·柯察金形象的描写热情地赞扬了他为捍卫无产阶级政权而奋斗不息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顽强的革命斗争意志和共产主义战士的高贵品质。%

保尔有鲜明的阶级爱憎。在贫穷和饥饿中长大的工人阶级后代保尔·柯察金，从童年起就"窥见了生活的底层，窥见了沉淀和渣滓，也闻到腐烂的气味。因此，他热烈地渴求着一切新鲜的为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喜欢读书，他为《朱塞巴·加里波的》里主人公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党的教育使他自发的反抗升华为自觉的阶级觉悟。%

对十月革命的深刻理解，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比热爱，使保尔·柯察金为本阶级的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日益发扬光大。在战场上，保尔策马扬刀，无所畏惧，满怀着对旧世界的深仇大恨冲锋陷阵。%

在三年的国内战争中，苏联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燃料极端缺乏，严重地威胁着苏维埃政权的生存。特别是冬季即将临近，党为了解决城市的烧柴问题，必须修建一条从

波耶尔卡车站通往森林的铁路，以便把木柴运往城市。这是一项极端艰巨的任务，是对保尔·柯察金和他的战友们的一个严峻考验。在那种细雨绵绵的深秋时节，寒冷的雨点透过衣服浸着人们的肉体，每天晚上，要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睡觉，只好竭力相互用体温来取暖。每天吃的是"一磅半像无烟煤一样的黑面包"，此外，还有奥力克匪帮的不断袭击。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是提前完成了任务。

当"体力全部丧失"的悲剧降临到保尔头上时，他也曾动摇过，想用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战胜了自己，拿起新的武器——文学创作，为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书中有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既是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又是保尔·柯察金一生恪守的准则。

对于艰险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朋友，这本书依然是一本极具思想价值的优秀作品。

1 童年

“复活节前到我家补考功课的，站起来！”神父凶恶的目光将学生恶狠狠地扫了一遍。

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慢慢地站了起来，惶恐地不时偷看他一眼。

“你们坐下，”神父向那两个女孩子挥挥手说。

两个女孩赶快坐下，松了一口气。

神父的目光于是转向四个男孩，说：“你们这些小家伙，到这儿来”说着，一直走到紧紧挤作一团的孩子们身旁，问道：“你们这些小无赖，谁会抽烟？”

四个孩子一齐小声回答：“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顿时满脸气得通红，骂道：“不抽烟？！你们这些混蛋！那是谁在发好的面团里撒满马合烟的？不抽烟？哼！咱们倒要马上瞧瞧。把衣袋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快掏呀！听见了吗？把衣袋子翻过来！”

他先仔细搜查了三个孩子的衣袋线缝，想找出烟丝或烟味，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接着，他便转身搜查第四个孩子。这孩子长着一对黑黑的眼珠，穿着一件旧衬衫，蓝裤子的膝盖上打了两个补丁。

“你像个木桩似地站着干吗？”

黑眼睛孩子恨透了神父，直直地瞪着双眼，闷声闷气地答道：“我的衣服一个口袋也没有。”

“哈，一个口袋也没有！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了？不，小宝贝儿，这次可没那么便宜……马上给我滚出教室

去！”神父使劲揪住孩子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就关上了门。

教室里静了下来，大家都缩着脖子不敢吱声。

教室外，巴夫卡（“巴夫卡”是“保尔”的小名或爱称。俄罗斯及乌克兰人用小名称呼小孩，有亲昵、随便的意味。）一个人坐在台阶上，他心里嘀咕着：可怎么回家呀？对妈妈——那在税务官家里做厨娘、小心翼翼打清早忙到深夜的妈妈说些什么呢？全都怨这该死的神父！现在可怎么办？真见鬼，干吗要给他撒马合烟！

巴夫卡对神父的仇恨是由来已久的。

有一次，他与列夫楚柯夫打架，被老师留下，不许回家吃午饭。老师怕他在空教室里淘气，就把他带到二年级班上。那班上的老师正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讲到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天上的星星也是一样。巴夫卡听着听着，简直惊奇得目瞪口呆。下次又上神学课时，神父刚刚在圈椅上坐稳，他便举手提问：

“神父，为什么二年级老师讲，地球的年龄已经好几百万年了呢，并不像神学课上讲的只有五千……”

“你说什么？混蛋，你原来就是这样学神谕的！”

巴夫卡还来不及答话，神父已经抓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在墙上猛撞起来。一分钟以后，遭了毒打、又惊又吓的巴夫卡已经被推出教室。

第二天，妈妈到学校苦苦哀求，才又把孩子收回学校。从此，巴夫卡便恨透了神父。对所有侮辱过他的人，巴夫卡是从不宽恕的，他更不会忘记神父不仅冤枉他还给他一顿毒打，他忍耐着，把仇恨藏在心里。

至于小的侮辱，他从神父那里不知受过多少。常常为了一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神父便把他赶出教室，或者好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在教室角落里，而且从不抽问他的功课。正因为这样，以往神学课总得五分的巴夫卡，不得不与成绩差的同学一块儿到神父家补考功课了，撒烟丝的事儿也便发生了……

下课后，孩子们成群地拥出教室，将巴夫卡团团围住。巴夫卡哭丧着脸，一声不响。谢辽沙（”谢辽沙”是”谢尔盖“的爱称及小名。）没有脸出教室。烟丝是他怂恿巴夫卡撒的。他感觉对不起朋友，但又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小伙伴。

这时，从教员休息室敞开的窗口里，探出了校长叶甫列马·瓦西里耶维奇的头：

“叫柯察金（”柯察金”是”巴夫卡”的姓。俄罗斯及乌克兰人在正式场合称姓不称名。）马上到我这儿来！”……

不久，妈妈带着巴夫卡到了火车站的一个饭馆。

饭馆的老板是一个脸色苍白眼睛无神的中年人。他瞅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巴夫卡，问道：

“几岁啦！”

“十二岁。”巴夫卡的母亲回答说。

“好吧，就让他呆在这儿。条件嘛，是这样的，每月八卢币，上班时管三顿饭。上一天一夜的班，歇一天一夜班，可千万不准偷东西。”

“哪儿的话，瞧您说的！我担保，他绝不会偷东西的。”母亲慌忙说。

“好吧，今天就开始上班。”老板说着便吩咐柜台里的季娜领巴夫卡去餐具洗刷间。母亲急急忙忙跟在后面，匆匆地小声叮嘱儿子：

“巴夫鲁什卡（“巴夫鲁什卡”也是“保尔”的爱称及小名，亲昵和随便程度超过“巴夫卡”　），你可要争气呀，

千万别丢人啊！”

她眼里充满了忧郁，目送着儿子走进餐具洗刷间，然后才转身向大门走去。

洗刷间里满屋都是水汽。季娜走到一个女子身边，拍拍她的肩膀，说：“弗萝霞，这是新派给你的小伙计，预备代替格里什卡的。你对他讲讲该做些什么吧。” 然后又转向巴夫卡，指着这女的说：“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知道了。”巴夫卡轻声回答。

那女的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挽了挽滑下来的袖子，用非常悦耳的胸音说：“亲爱的，你的活儿并不难。早上把这口锅里的水烧开，随时保持有开水。木柴嘛，当然得自个儿劈。还有这些个茶炊，也归你收拾。再有就是活紧时洗洗刀子和叉子，把脏水运出去。宝贝儿，这些活儿可也够你干的。”她讲话和蔼可亲，巴夫卡不知不觉感到舒畅了一些。

这时房门开了，走进来三个堂倌，每个人都捧着一大堆脏盘子。其中一个四方脸、宽肩膀的斜眼汉子名叫普罗霍尔的，一进门便叫道：“手脚都勤快些。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要到站，你们还在这儿磨磨蹭蹭的。”听说巴夫卡是新来的小伙计，普罗霍尔使劲将他推到茶炊前面，说：“茶炊随时要有开水。可你，你自己好好看看——一只茶炊熄火了，另一个眼看就要灭。今天饶了你。明天再这样，小心你的嘴巴！明白吗？”

巴夫卡一句话也没说，转身便去烧茶炊。他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卖劲干过活。他知道，这可不是家里。在家，妈的话可以不听。这儿可不行啊。第一天上班，别人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不停地跑过去，跳过去。整整折腾了十七个小时，一宿都没有合眼。直到早上七点，累得精疲力竭的巴夫卡才交班给

另一个男孩。这男孩长着一双小眼睛，眼里透出无赖的眼神，双手插在裤袋里；他使劲儿啐了一口唾沫，带着瞧不起人的优越感看了巴夫卡一眼，用不容反抗的声调说：

“喂，你这饭桶！记好，明天六点来接班。”

“为什么六点，不是七点吗？”

“别人七点那是别人。你得六点来。再废话，我马上叫你脑袋上长出个大疙瘩。”

巴夫卡害怕头一天上班就为打架被开除，强压住怒火说：“你给我小声点。要打架，我不比你差。”

“好！咱们走着瞧。”那男孩完全没料到会碰上这样坚决的反击，倒显得有些慌张，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两句。

第一天总算顺利地过去了。巴夫卡勇敢地争得了休息的权利，带着自豪的心情，迈着大步走回家去。他心里想，不念书也好，反正那该死的神父也不会让我好好念书。去他的！现在我倒真想吐他一脸的唾沫呢！

早晨的太阳懒洋洋地从锯木厂巨大的厂房后面慢慢升起来。巴夫卡家的小屋马上就会出现在眼前。妈妈也许整夜没有睡着吧！”

推门一看，妈妈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见到儿子，她马上慌忙地问，”喂，怎么样？”

“很好。”巴夫卡回答说。

妈妈正要提醒他什么，可他自个儿已经明白——从敞开的窗户望过去可以看见哥哥阿尔焦姆宽大的背膀。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啦？”他心神不安地问。

“昨天刚刚到家的。不走啦。以后就在这边调车场干活。”

巴夫卡蹑手蹑脚地推开了房门。

“哦，撒烟末儿的孩子回来了？你好啊！”

巴夫卡脑子里立刻明白了：他全知道了，恐怕要有一场好骂，有一顿好打的。

“那就是说你已经大学毕业了，课程全学完了，现在呢，干起倒污水的活儿来喽？”哥哥又说。

巴夫卡直直盯住一块有裂口的地板发愣。阿尔焦姆却从桌子旁站起身来，向厨房走去。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仔细询问巴夫卡在班上惹的祸。巴夫卡一五一十全对哥哥讲了。

母亲满脸忧虑地说：“这小东西，我们可把他怎么办啊？”

阿尔焦姆推开面前的空茶杯，转身对巴夫卡说：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弟弟，要说不出事，已经出了。往后可得小心。干活别偷懒。该干啥，就干啥。再被赶出来，我不会放过你的。好好记住吧。妈妈已经被磨得够啦……你先干着，过上一年我去请求机务段收你当个学徒。要学门手艺才行。你现在还小。过段时间我再去说。也许会收你的。我现在调回来了，以后就在这边上班。娘不能再去帮人做工了。老人家低三下四侍候那帮混蛋，窝囊气实在受够了。巴夫卡，不能再懵懵懂懂的，你也该好好做人了。”

2 失业

火车站饭店的生意昼夜不停地进行着。

这儿是六条铁路线的交汇点。饭店的两个餐厅里整天闹哄哄的，只有在深夜才会有两三小时的安静，一昼夜发疯似的忙碌的工作也才暂时有一点儿间歇。

每逢夜间休息，堂倌们便聚集到地下贮藏室里疯狂地打牌赌博。什么”幺”啦、”九点”啦，名堂多得很。他们的钱挣得容易，一天的小费就有三、四十个卢布，顶得上头等的钳工阿尔焦姆一个月辛辛苦苦挣的工资。拿了钱，不是去赌博，就是上街酗酒。在巴夫卡心目中，这些家伙和老板一样，与工人不是一种人。

“别看他们在这里低三下四招待别人，老婆孩子在镇上可过得像阔佬一样。”巴夫卡愤愤地想。

有一天，巴夫卡出于好奇，爬到柴堆上，想看看这伙赌棍怎样赌钱。

牌局正热闹。坐庄的扎利瓦诺夫已经赌得两眼发红。

正看着，梯子上传来了脚步声：普罗霍尔到地下室来了。巴夫卡忙钻到梯子底下，等他过去。正在这时，上面又有人轻轻地快步跑下来。只听见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叫道：

“普罗霍尔，等一等。”

“你要干吗？”普罗霍尔不高兴地问。

巴夫卡认出后者是弗萝霞。她抓住堂馆的袖子，压低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普罗霍尔，那中尉交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把手扯开，恶狠狠地说：“什么钱？钱？我不是给你了吗？”

“可他交给你的是三百卢布呀！”弗萝霞的声音里带着抑制的哭声。

“你说什么？三百卢布！”普罗霍尔讥笑道；“怎么，你想全拿到手？小姐，对一个洗碗的，这价钱不是太高了么？给你五十还嫌少？！比你干净的太太，受过教育的，还拿不到那么多呢。你这就算很有运气了。”说完，便转身向厨房走去。

“卑鄙的流氓！不是人！”弗萝霞对着他的背影骂开了。骂过以后，她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趴在柴堆上，伤心地痛哭起来。

巴夫卡这时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述。他知道：这些洗碗女工和柜台边卖饭收钱的姑娘，任何一个有点权势的人花上几个卢布都可以买她们。要是你拒绝了他们就别想再在这里挣口饭吃

了。可是，弗萝霞，弗萝霞……啊，那些该活剐的，他们竟然把你也给卖了！唉，我为什么不像我哥哥那样有力、强壮？如果有哥哥那把力气，我真要狠狠打死这卑鄙的混蛋。

炉火闪烁着，快熄了。房间里真安静。只有没燃过心的柴块不时地哔啪作响，再有就是水龙头下单调的滴水声。

厨房里克利姆卡也洗完了最后一口锅，从地下的厨房到开水房来了，他给厨师作帮工，与烧水工巴夫卡非常要好。

他见巴夫卡默默地蹲在炉边对着余烬出神，走过来趴在柴堆上，看了看一声不响的巴夫卡，微笑着说：“ 你怎么啦，对着炉子施展魔法吗？”

巴夫卡转过头，两只大眼睛忧郁地瞪着他。

克利姆卡又问：“巴夫卡，你今天怎么这么古怪？ 出了什

么事儿吗？”

巴夫卡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愤怒了：“ 事儿么，早出啦！你睁开眼睛看看吧。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牛马一样地干活。回报我们的呢？耳光！什么人都有权打我们。哪怕你忙得团团转，把身子分成好几半，还是不能讨人家的好，谁要有丁点儿不高兴，等着吧，挨打便有你的份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人看。对姑娘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儿简直是臭泥潭，是活坟墓。”

巴夫卡讲得那样激愤，克利姆卡真担心有人听见，慌忙起身关上了通往厨房的门……

巴夫卡不得不在“ 臭泥潭” 里继续干活 ，他非常想去哥哥工作的机务段，一有时间便去看他们修机车。但是进机务段的事却一直没有着落。

一晃，巴夫卡在饭店里已经干了两年。厨房——餐具洗刷间，餐具洗刷间——厨房，这就是他两年中见到的一切。但就在这厨房与洗刷间之间，他已窥见了生活底层的污浊不堪。

他的工资已经不是八个卢布，涨到了十个卢布。他也长大了，长结实了，但仍然是那样地执拗，那样地倔强，要不是因为有一身用不完的劲，恐怕早叫人家踢出饭店了吧。

但他终于还是离开了饭店，不仅比预期的还要早，而且那种收场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那是正月里一个寒冷的日子，巴夫卡干完了活，却不见有人来接班。老板娘便叫他接着干。直干到深夜，实在熬不住了。可是在三点钟的班车到站以前，还得再烧几大锅开水。他强打起精神，拧开水龙头——没有水。也许是供水塔出了问题吧。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往柴堆上一躺，心想打个盹儿；但是他实在睏得不行，不一会儿便睡着了。几分钟以后，水来了；顷

刻间水灌满了水箱，溢到了地板上，然后又流进餐室，浸湿了熟睡的旅客的行李；最后淹醒了一位躺在地板上的旅客，这旅客跳起身大叫起来。

大家这才慌忙抢着收拾自己的行李。

水，越淹越深。

普罗霍尔正在隔壁餐室里收拾饭桌上的餐具。听到旅客的喊叫声，这堂倌连忙冲进来。跳过水洼，向门边跑去。他使劲把门拉开，那水就像小溪似地涌进了餐室。

叫声愈来愈大。几个值班的堂倌都跑进了餐具洗刷间。普罗霍尔向正在熟睡的巴夫卡猛扑过去。

一拳接着一拳雨点似的落在疼呆了的巴夫卡的头上。睡得迷迷糊糊的巴夫卡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只觉得全身剧痛，眼前直冒金星。

最后，巴夫卡带着遍体伤痛，一步一步挨到了家里。

第二天早晨，阿尔焦姆脸色阴沉，紧皱着眉头，向巴夫卡详细询问了昨天发生的一切。巴夫卡讲过经过以后，阿尔焦姆最后问：“是谁打的？”

“普罗霍尔。”

“好了，你接着睡吧。”

说完，他披上没挂里子的短皮袄，再没有说一句话，就出去了。

十几分钟以后，一个陌生工人问格娜莎：

“我可以见见堂倌普罗霍尔吗？”

“他马上要进来，请等一等。”

“好的。”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踢开房门，走进了餐具洗刷间。

“就是他。”格娜莎指着这个人说。

阿尔焦姆向前一步，一只手重重地落在堂倌肩上，两眼直瞪着他，问道：“为什么要打我兄弟巴夫卡？”

普罗霍尔想挣脱开。但一记重重的拳头已经把他撂倒在地板上；他挣扎着想爬起来。但接着又是更加有力的一拳。

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板上痛苦地翻滚着。

阿尔焦姆却已经转身向出口走去。

晚上，阿尔焦姆没有回家。母亲打听明白，他被拘留了。

六天以后，阿尔焦姆回来了，那是晚上，母亲已经入睡。他走到坐在床边的巴夫卡面前，温存地问：“弟弟，怎么样？伤好了吗？”说着也并排坐到床边；”更倒楣的事往往也是有的……不要紧，你就到电站去干活吧。我已经给那边讲好了。到那里可以学点本事。”

巴夫卡的双手紧紧握住了哥哥粗大的手掌。